



莊子釋意

□ 13
1435
3



門口心13
第1435
卷2



莊子釋意 歸震川先生原批

高杪月素齋集說

金壇

曹同春孟序論正

曹家權開遠

鳳采亭山

重訂

庚桑楚

老聃之後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此居畏壘之山。其
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孳然仁者。遠之。臃腫之與居。無用
鞅掌之為使。容不為儀。居三年。畏壘大穰。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
桑子之始來。吾灑先音然。驚異之。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
有餘。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庚桑

雜篇

思慮營營。若此三年則可以及此言也。南榮越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盲者不能自見耳。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形之。者不能自聞心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形之。與形亦辟也。通矣。而物或間之。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今謂越曰：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慮營營。越勉聞道達耳矣。達于耳未。庚桑子曰：辭盡矣。曰：奔蜂不能化藿蠋。青豆中大越雞不能伏。鵠音卯。魯雞固能矣。雞之與雞，其德非不同也。有能有不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南榮越羸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自楚之所來乎。南

榮越曰：唯。老子曰：子何與人偕來之衆也。念謂挾衆而來南榮越曰：瞿然。顧其後。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南榮越俯而慙，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老子曰：何謂也。南榮越曰：不知乎。人謂我朱疑衍愚，知乎。反憇我軀，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憇我身，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憇我已。我安逃此而可。此三言者，越之所患也。願因楚而問之。老子曰：向吾見若眉睫之間，吾因以得汝矣。今汝又言而信之，若規之然。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也。汝亡人哉。失路人憫之乎。汝欲反汝情性而無由，入可憐哉。南榮越請入就舍，召其所好，去其所惡，十日自愁。後見老子，老子曰：汝自洒。

濯執同熟哉鬱乎然而其中津乎猶有惡也未洗濯夫外護音
也者不可繫而捉事不可捉將內捷則將心志內護者於欲
者不可繆也亦繫而捉卷罰念將外捷營亂而將使耳目外內護者
道德不能持也守而況放也依道而行者乎南榮越曰里人有病里
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者猶未病也若越之開大道
譬猶飲藥以加病也越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老子曰衛生之
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抱一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無攀援能
止乎能已乎能舍諸人而求諸已乎求外能脩然乎無所能伺
然乎知無所能兒子終日卑而監不頃和之至也終日握

而手不不規音義共其德也共一終日視而目不瞬瞬同目偏不
在外也于外物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為與物委蛇而同其波
無心而是衛生之經已南榮越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曰非
也是乃所謂冰解凍釋者臻于化境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
而交樂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櫻不相與為怪而平常不相與為
謀不相與為事脩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已言是湛
然獨得此則紛然肆曰然則是至乎曰未也吾固告汝曰能見
應故此為至人之德曰然則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
子乎見子動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
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灾也再述前
在子澤意 雜篇 四

先學無心也。○林西仲云：福生于有身，有心者，也由境上。○言人利害在境，而不在心。此言福由心，而不由境。○人見其
宇泰定者，發乎天光。○言動無非，先之而視聽發乎天光者，人見其
人耳。○則見其人，人有修者，乃今有恒，有常心矣。○有恒者，人舍之
而依之。○天助之，人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學者學
其所不能學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辨者辨其所不能辨也。
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道不可以不知，而與天合。○若有不即是
者，天鈞敗之。○然失其自
知止于不知，則宇泰定而三九終
備也。○物以將形，養具哉。○
中，以達彼，敬在

外施于若是，則自盡而為。○忘至者，皆也。○此非人也。○不
成定也。○不足以不。○不可內下。○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非
亂心也。○定以不可。○內下。○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非
持而不可持者也。○持則不見其誠已而發，而妄發，每發而
業入而不舍。○事入而心每更為失。○每發而更失，其當矣。○不
人心本無一物，不可強持。○
為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為不善乎幽閒之中者，鬼
得而誅之。○自心明乎人明乎鬼者，知一理然後能獨行，愧然後
獨修之。○
知所以為人鬼，乃為真修。○歌庵曰：人鬼本無皆我。

知所以為人鬼乃為真修歌庵曰人鬼本無皆我

券符契之類人內者學內行乎無名心求無愧于券外者學外志
乎期費期而子應行乎無名者唯庸有光本用其志乎期費者唯賈
人也積待市易物人見其改猶之魁然彼猶魁然自大也與物
窮者物入焉故物咸入而歸之與物且者苟且其身之不能容
焉能容人不能容人者無親無親者盡人盡是已

此明外學之害

兵莫憐于志鎮鄒為下寇莫大于陰陽無所逃于天地之間非
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藏而所在皆陰陽也故不可逃
天君泰然諸寇屏息

道通其分也道無常分其成也毀也無常分亦所惡乎分者其

分也以備分無可惡乎分者其有以備亦

無可惡乎求備之心故出而不反妄謂心外馳而不及見其鬼真

已死非見出而得是謂得死非得道乃得死耳彼滅而有其性

思而何實鬼之一也實與鬼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形而象

有尚實鬼之一也實與鬼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形而象

道本無形妄情當息道本無有實而無乎處有長而無乎本剝有所

出無本入無窾形道本無有實而無乎處有長而無乎本剝有所

出而無窾者有實二句必有缺文有實而無乎處者守也上下

有實而有長而無本則者宙也。往古來今有乎生有乎死有無處而有乎八八出而無見其形而不死此入于足是謂天門天門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有不能以有為有必出于無有而無有一無有亦無者聖人藏乎是藏于至無有可成毀之可言哉
聖人藏于無形人法兩忘能所不立也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弗可以加矣。即上文其次以為有物矣將以生為喪也喪以死為反也真是以分死也已其次曰始無有既而有生生俄而死以無有為首以生為體以死為尻孰知有無死生之一守者吾

與之為友。此又分三者雖異公族也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
也著封也。如楚之公族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
也人之有也。如披然曰移也蓋世人亦言忘生者嘗言移是非所言也非不也雖然不可知者也言不臘者之有腕腋足大指葉可散而不可散也喻物之所用觀室者周于寢廟又適其儷也馬必欲周之所歷為是故舉言移是請觀嘗言移是者是此以生為本以知為師因以乘是非果有名實之所在
因以已為質而殉之為質使人以為已節因以死償節若然者以用為知以不用為愚以徹通為名以窮為辱。其利如好名趨移是嘗

在于釋意

雜篇

七

言移今之人也。而今人不然。是蜩與鸞鳩同于同也。如蜩與鸞鳩同聲相噪耳此

死生本無非學道之人不容假託。

乘也。市人之足則辭射以放驚不。兄則以姬而己拊之大親則已。

矣。拊足則姬。倭無摩辭有所不暇矣。若猶大親之足則故曰。

至禮有不人。不暇。昨古歎死耳。此若無禮而實禮之真意也。故曰。

辟金堅守。不事。至義不物。制宜。物至。知不謀。至仁無親。至信。

執仁義禮知信之名非其至者。

徹。同。撤。志。之。勃。也。恃。解。心。之。謬。去。德。之。累。遠。道。之。塞。貴。富。顯。嚴。名。利。

六者勃志也。容動色理氣。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去就取與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盈胸中則正。正則靜。則明。明則虛。則無為而無不為也。

靜正虛明入道之要。

道者。自然德之欽也。貴也。生者。運動德之光也。如火性者。生之質也。

性者。生質性之動。謂之為。為之偽。謂之失。失。知者。接也。為。接于物。知。

者。謨也。慮于。心。知者。之所不知。猶。曉也。猶。目。之。視。物。動。以。不。得。

已之謂德。動無非我之謂治。非。得。已。則。不。緣。物。無。名。相。反。而。實。相。

順也。

此言因性而動

羿工乎中微而拙于使人無已譽聖人上乎天而拙乎人天者自然者
有則夫工乎天而良乎人者拙乎人者也
先而不為唯全人能之唯蟲能蟲唯蟲能天者無有不鑿其天
性全人惡天焉知其天矣惡人之天亦并忘之矣
人乎之乎皆忘之矣
通義曰天人之間不可以有心為也
一雀適羿羿必得之威也威以取物以天下為之籠則雀無所
逃因其好以是故湯以庖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可

里奚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不待其有也

此言聖人善因天下之情
介則撈去也畫之飾外非譽也昏靡刑登高而不懼遺死生
也夫復謂習也服也
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惟同乎天和者為然出怒不怒
則怨少于不怒矣本無出為無為則為出于無為矣欲靜則平
氣則靜欲神則順心則神順有為也欲當則緣于不得已
之類聖人之道斯為道豈求無為于恍惚之外哉
林西仲云此言忘人而為天人所以為無不當而為聖人也

此篇自字泰定以下諸本注釋謂皆老子之言然既名雜篇
疑是莊子死論至道之言也
震川曰首論至德之人次言修身俟命次舉生死學術之辨
次言去累完德末言遺毀譽好惡死生不得已而應世也

徐無鬼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苦于山林之
勞顧乃宜見于寡人徐無鬼曰我則勞于君君有何勞于我
其辛也君將盈者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矣君將黜者欲
去好惡則耳目病矣我將勞君君有何勞于我武侯超然不對
也馬徐無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狗馬國君所好因下之質執
少博執而止是狸德也中之質若視日思奮也上之質若亡其
飽求飽而止是狸德也中之質若視日思奮也上之質若亡其
一忘其一身精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吾相馬直者中緝曲
者中鈎方者中矩圓者中規皆合是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

莊子釋意

雜篇

十

天下馬有成材不用若卹如有若失路若喪其一若神氣內斂若
是者超軼絕塵不知其所武侯大說而笑徐無鬼出女商曰先
生獨何以說吾君乎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
從說之則以金版六弢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為救而吾君未
嘗啓齒今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說若此乎徐無鬼曰吾直
告之吾相狗馬耳女商曰若是乎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
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于國中者喜及期
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以其本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夫
逃虛空者藜藿柱乎塞蹊馳之逕浪位之行路其空聞人足音

然而喜矣而况乎昆弟親戚之警欬笑其側者乎久矣夫莫
真人之言警欬吾君之側乎
此忘身全神之喻故以為真人之言也
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芋栗厭葱韭以賓棄寡
人久矣夫今老邪其欲于酒肉之味邪其寡人亦有社稷之福
邪徐無鬼曰無鬼生于貧賤未嘗敢飲食君之酒肉將來勞慰
也君也君曰何哉奚勞寡人曰勞君之神與形武侯曰何謂邪
徐無鬼曰天地之養也一登高不可以為長居下不可以為短
君獨為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夫神者不自

在子罕意

雜篇

十一

許也。神不能。夫神者好和而惡姦。私自夫姦病也。故勞之唯君所。病之何也。獨人不病而君武侯曰。欲見先生久矣。吾欲愛民而為。義。偃兵其可乎。徐無鬼曰。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為義。偃兵造。兵之本也。君自此為之。則殆不成。其不能成。凡成美。惡器也。美成。止。君雖為仁義。幾且偽哉。形固造。形則偽者。應之。成固。有伐。功。在。已。人。必。變。固。外。戰。變。生。于。內。則。君。亦。必。無。盛。鶴。列。陳。兵。于。鹿。惡。而。伐。之。無。徒。驥。兵。于。鎔。壇。壇。之。宮。無。藏。逆。于。得。心。而。貪。得。無。以。巧。勝。人。無。以。謀。勝。人。無。以。戰。勝。人。夫。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養。吾。私。與。吾。神。者。其。戰。不。知。孰。善。勝。之。惡。乎。在。胸。中。受。傷。多。矣。雖。勝。

人。獨。君。若。勿。已。矣。無。修。胸。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櫻。夫。民。死。已。晚。矣。君。將。惡。乎。用。夫。偃。兵。哉。

郭明龍曰。民之死生在君一念。當無為以安民也。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為御。昌寓。驟乘。張若謂朋前。馬。昆。闕。滑。稽。後。車。至。于。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塗。適。遇。牧。馬。童。子。問。塗。馬。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為。天。下。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予。少。而。自。遊。于。六。合。之。力。予。適。有。脊。病。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

莊子釋意

雜篇

十二

本性之明而遊于寰城之野今予病少痊予入且復遊于六合之外夫為天下亦若此而已予又奚事焉黃帝曰夫為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問為天下以其方言治小童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終之類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

無為可以治天下

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辨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察士無凌評之事則不樂凌辱皆囿于物者也招世招之士與朝中民之士榮官庸人為榮耳筋力之士矜難所難勝勇敢之士奮患自奮于患

難之兵革之士樂戰枯槁之士伯名廣治禮樂之士敬容仁義之士貴祭為事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無市井之事則不比廢人有旦暮之業則勸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神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權勢不尤則夸者悲勢物之徒樂變隨世遭時有所用不能無為也此皆順比于歲時不物于易者也物不能化馳其形性潛之萬物終身不反悲夫此言世人殉物失性

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堯也可乎

惠子曰可。莊子曰：然則儒墨楊秉名公孫龍四與夫子為五果孰是？和或者若魯遽者？和子言惠其弟子遽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爇火以能造而夏造冰矣。魯遽曰：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吾所謂道也。吾示子乎？吾道于是為之調瑟廢置一于堂廢一于室，鼓宮宮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此非同聲相應也。或改調一弦，人或于堂中改調于五音無當也。此鼓之二十五弦皆動，弦中之一弦非宮非角，亦以其而音之，君已音之一絃，即若是者，抑類不出聲律之外，以五音為君，不足耳，此亦以陽召陽之還者，和也。思子曰：今夫儒墨楊秉，且方與我以辨，相排一作以辭。

相鎮也。服以聲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莊子曰：齊人摘竇而于宋者，其命關也。不以完命人則之，其求唐子也。而末始出域，遠索有遺類矣。不知輕重之類，其性命之重而夫楚人寄而竊關者，校關之人寄夜半于無人為辨以求勝也。夫楚人寄而竊關者，校關之人寄夜半于無人之時，而與舟人鬪，以孤弱之人未始離于岑，未離岸而足以造于怨也。故敢與人造怨耳，若在舟中敢與之鬪，未離岸而足以造乎？相梁之勢以取服于人，而自謂其辨足以服人，不亦謬乎？

此言惠子好辨之非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墜漫其鼻端，若蠅翼。

子罕意

雜編

十四

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不以盡墜而鼻不傷，即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之矣。」
非不動之質不能運斤，非知言之友不足與言。

此莊子自悼世無知其言者。
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不可不謂也。」
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管仲曰：「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為人，潔廉善士也。其于不已若者，不此之。人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鈞也。」
選乎君，下目逆乎民，其得罪于君也。

將弗久矣。公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
在上忘而下叛，列子作上忘而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者，以其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賢人未有得人者，也。其于國有不聞也，其于家有不見也。不用聰，勿已則隰朋可。

吳王浮于江，登乎狙之山。眾狙見之，恂然棄而走，逃于深莽。有一狙焉，委蛇_{宛轉}攬_攬柝_柝，見巧乎王，王射之，敏給搏_搏捷_捷矢_矢，王命相者趨射之，狙執_執矢_矢死。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

巧恃其便以教予。以至此。殛也。殛。極。戒之哉。嗟乎。無以汝色驕人哉。顏不疑歸。而師董梧以鋤其色。去樂。辭頸。三年而國人稱之。

此言矜驕之當去

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嘔。顏成子入見曰。夫子物之尤也。殊異于眾者也。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曰。吾嘗居山穴之中矣。當是時也。田禾司一觀我。而齊國之眾三賀之。賀田禾賢我必先之彼故知之我必賣之彼故鬻之若我而不有之彼惡得而知之若我而不賣之彼惡得而鬻之嗟乎我悲人之自

喪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名所由著即實所由喪豈不悲夫我悲人之自喪者然知其喪為可悲未能無心也故又悲夫悲人者而忘其悲又悲夫悲人能槁木死灰與人日遠也

遺名絕累而後能灰心槁形也

仰尼之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于此言已。古人于宴會必曰丘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語人未嘗于此乎言之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戰攻也。丘願有冢三尺。二人皆以無長則不能鳴也彼之謂不道之道。子此之謂不言之辨。子故

總乎道之所一德歸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道之所一
者德不能同也知之所不能知者辨不能舉也名若儒墨而凶
矣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聖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
其誰氏是故生無爵死無謚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大人此言
之渾同與狗不以善火為良人不以善言為賢而况為大乎不
儒墨相反夫為大不足以為大而况為德乎德亦不夫大備矣莫
可以為若天地然奚求馬而大備矣天地無心知大備者無求外不假無失無
而得故無棄無取不以物易已也易其真性反已而不窮而自足循
故循古而無大人之誠也真實古而不摩因襲之迹

聖人忘言忘知無求無失

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歎曰為我相吾子孰為祥九方歎
曰相也為祥子綦瞿然喜曰奚若曰相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
其身子綦索然出涕曰吾子何為以至于是極也九方歎曰夫
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而况于父母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禦
福也子則祥矣父則不祥子綦曰歎汝何足以識之而相祥耶
盡于酒肉入于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所自來酒肉所吾未嘗
為收而祥生于與未嘗好田而鶉生于突北隅若勿怪也何邪
吾所與吾子遊者遊于天地吾與之遊樂于天吾與之遊食于

地。吾不與之為事。不與之為謀。不與之為怪。吾與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櫻。吾與之一委蛇。而不與之為事。所宜今也。然有世俗之償焉。凡有怪徵者。必有怪行。殆乎也。危非我與。吾子之罪。我天與之也。吾是以泣也。無我何而使相之于燕。盜得之于道。金而鬻之。則難。不若刑之。則易于是。刑而鬻之于齊。其

也。適當渠公室。齊富之街。然身食肉而終。

此言不貴非分之得。無怪行而有怪徵者。所云不為而自至。若此。則天也。非人之所知。

鬻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邪。曰。夫堯畜畜然。

仁。吾恐其為天下笑。後世其人與人相食。與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其所惡。則散。愛利出乎仁。義捐仁。義者寡利。仁義者衆。夫仁義之行。唯且無誠。將出且假。夫禽貪者。器如假好。獵者以具。民是以一人之斲制利天下。譬之猶一。規。殞也。規。割也。治天下者。不固天下而欲以一人之獨制利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唯外乎賢者知之矣。賢人為仁義者也。外有暖姝者。柔美有濡需者。偷安待有卷婁者。拘寧所謂暖姝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暖姝姝姝。而私自說也。自以為足矣。而未知

莊子釋意 雜篇 十八

未始有物也。但知論說。是以謂暖姝者也。濡需者。豕彘是也。擇
流鬣自以為廣宮大園。奎蹄曲隈。乳間股脚。自以為安室利處。
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煙火而已。與豕俱焦也。此以域
進。此以域退。托身權豪。而進亦以此地。而退世之此。其所謂濡需
者也。卷婁者。舜也。羊肉不慕。蟻蟻蒸羊肉。羊肉羶也。舜有羶行
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墟。而十有萬家。堯聞舜之賢。舉
之童土。草木不生之地。曰冀。得其來之澤。舜舉乎童土之地。年齒長
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所謂卷婁者也。是以神人惡衆。至衆
至則不比。和也。衆至則勞。不比則不利也。于已不利。故無所甚親。無

所甚疎。抱德煬和。以順天下。此謂真人。于蟻棄知。慕故棄知。于
魚得計。貪故得計。于羊棄意。羶故棄意。以目視目。以耳聽耳。以
心復心。心不視。聽。若然者。其平也。繩。以應之。直。其變也。循。也。古
之真人。以天待之。待物自然。不以人入天。損其自。然。為古之真人。得
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有時以死。為得。以生。為失。
失用各藥也。其實董也。桔梗也。雞癩也。豕零也。是時為帝也。君者
也。何可勝言。如藥之迭。也。震川曰。道無常尊。
句。殘也。以甲楯三千。棲于會稽。唯種也。能知亡之。所以存。唯種

上子翠意 雜篇 十九

也。不知其所以。所以愁。暗于。而故曰。鷓目有所適。鶴脰有所。節解之也。悲故曰。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之過河也。有損焉。請觀風與日相與守河而河以為未始其櫻也。特源而往者。也。水特其源則風日不能傷故水之守土也。審也。道成于性則物累不能感之類也。皆一故目之于明也。耳之于聰也。殆心之于狗也。殆不能與心若外矣。則凡能于其。府也。聚也。殆凡無不殆之成也。不給也。改禍之長也。茲萃也。其。反也。緣功。復性必其果也。待久。非且夕可至而人以為已實不。亦悲乎。能人方寶其矣。故有亡國戮民無已不知問是也。禍不知所。

由心于故足之于地也。殘雖殘恃其所不疑而後善博也。人之。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所謂也。無心斯知大一。知大陰。知大目。知大均。知大方。知大信。知大定。至矣。此皆天大。一通之。萬物通大陰解之。靜清大目視之。無蔽大均緣之。同物大。方體之。衆形大信稽之。誠能大定持之。不其真盡有天窮自此始。然也。循有照。心用萬物而然也。其有樞。中。有無。始。有彼。因彼。而後知。則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其知之也。似不知之也。不知而後知。之。識乃知。天之所。謂其問之也。此欲求明不可以有崖。而不可以。無崖。却。有崖。際。頓。滑。有寶。而。有寶。理。存焉。古今不代。而不可。

雜篇

二十

以虧古合雖相代而有不則可不謂有大揚推乎此道可不謂
揚而引代者存而無可虧損不亦問是已矣惑然為又奚以不惑解惑復于不
惑是尚大不惑也

震川曰忘形去累不徇物不拘方黠聰明巧知收斂忘言不
求福不阿世聖人低智道無常尊局識見徇物變則損已惟
達天觀道則至矣大矣

則陽

則陽彭遊于楚夷節言之于王王未之見夷節歸彭陽見王

果曰夫子何不譚我于王王米曰我不若公闕休言不如休之彭

陽曰公闕休奚為者邪曰冬則獨鰲于江夏則休乎山樊有過

而問者曰此子宅也言其達夫夷節已不能高不而况我乎吾

又不若夷節大夷節之為人也無德而有知不自許自愛以之

神其交以與固頓冥乎富貴之地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相助

其夫凍者假衣于春暘者反冬乎冷風以救凍暘喻說暴夫楚

王之為人也形尊而嚴其于罪也無赦如虎非佞人正德其孰

能撓焉。正德以高尚服之。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卑為其于物也。與之為娛矣。樂與其于人也。樂道之通而保已焉。通乎彼而故或不言而飲人。以若與人並立而使人化。父子之宜。化為彼其乎歸居。不在帶一聞也。安其所施。其于人心者。若是其遠也。故曰待公閱休。

有德者能化人。聖人達網繆。達網繆周盡一體矣。與物盡而不知其然性也。復命操作。命其動作因乎。而以天為師。人則從而命之也。憂乎知而所行恒無幾時。其有止也。若之何。此言有不及而難行也。生而美。

者。久與之。鑑不告。則不知其美于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喜也。終無已人之好之。亦無已性也。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無已人之安之。亦無已性也。聖人愛人。出于無舊。國舊都望之。暢然也。悅雖使丘。陵草木之繆。萃眠入心。自然無舊。猶之暢然。况見見聞聞者。也。觀者乎。以十仞之者。十九失。猶之暢然。况見見聞聞者。也。觀者乎。以十仞之。臺縣。衆間者也。其為暢快。當何如耶。此承上言人之所以安。聖人。以得其性之本。然而人。冉相氏。古聖得其環中。之虛中以隨成。萬物與物無終無始。無。

左子澤意 雜篇 二十二

幾無時。無暫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闔嘗舍之。而何師不舍人夫。
師天而不得師天。凡人師天與物皆殉。聖人從物皆殉也。凡人
其以為事也。若之何。其事若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
有始。未始有物。與世偕行而不替。廢所行之備而不溢。敗其全
之也。若之何。聖之殉物而與天合也。此言聖人善于師天。
此言聖人善于師天。
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恒為之傳之。從師而不圍。得其隨成。為之
司其名。之名。羸法。得其兩見。仲尼之盡慮。為之傳之。以上難通
容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內無外。外者日之所積。無日則無歲矣。

所云不必空。境但空其心。
魏瑩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人刺之。犀首聞而
恥之。曰。君為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從。讎衍請受甲二十萬。為
君攻之。虜其民人。係其牛馬。使其君內熱。發于背。然後拔其國。
忌也。小走然後挾其背。折其脊。季子聞而恥之。曰。築十仞之城。
城者。既十仞矣。則又壞之。此昏靡之所苦也。今兵不起七年矣。
此王之基也。衍亂人不可聽也。華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
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
人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惠子聞之。而見戴晉
莊子釋意 雜篇 二十三

人戴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于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于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遂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意其虛言與曰臣請為君實之若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君曰無窮曰知遊心于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至人者若存若亡乎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于魏中有梁于梁中有王與蠻氏有辯乎君曰無辨客出而君倘然若有亡也客出惠子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曰夫吹管也猶有鳴也吹劍首者決而已矣堯舜人之所譽也道堯舜于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吶也吶如風

見大者不爭不能容物者心孔小也

孔子之楚舍于蟻丘名地之漿賣漿家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屋而望子路曰是稷亂動何為者邪仲尼曰是聖人僕也徒是也自埋于民自藏于畔偏僻其聲名銷其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沉者也隱于是其市南宜僚邪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丘之著于已也知丘之適楚也以丘為必使楚王之召已也彼且以丘為佞人也夫若然者其于佞人也羞聞其言而况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為存也留子路往視之其空虚矣

此托言至人之自晦

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君為政焉勿鹵莽土塊大而治民焉勿滅
滅去而昔予為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
裂分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予來年變齊一變更而深其耕而熟
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予來年變齊一變更而深其耕而熟
覆之其禾繁以滋予終年厭飡莊子聞之曰今人之治其形理
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適其天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衆
為故鹵莽其性者欲惡之孽為性認賊作子萑葦蒹葭始萌以扶吾
形助吾尋權也吾性後吾並潰漏發不擇所出漂疽疥癰內執
沒膏是也

治心者當去其害性之物

栢矩學于老聃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矣天下猶是也又請
 之老聃曰汝將何始曰始于齊至齊見臯人焉推而強之以手
 人而解朝服而慕覆也號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菑
 子獨先離之曰莫為盜莫為殺人此為上者以榮辱立然後觀所
 病貨財聚然後觀所爭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
 身使無休時欲無至此得乎古之君人者以得為在民以失為
 在己以正為在民以枉為在己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
 今則不然匿為物而愚不識大為難而罪不敢重為任而罰不

勝遠其塗而誅不至民知刀竭則以偽繼之日出多偽士民安
取不偽夫力不足則偽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于
誰貴而可乎。

因末世起偽害民借老聃之徒以發之
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在念其未嘗不始于是之而卒誅之
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

此言覺後知迷
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此莫見者無形
能測之所人皆尊其知之所知得者思而莫知特其知之所不知

而後知性之所不知者無形真不可謂大疑乎也
然乎與然乎亦為刺語而已
此示人當真知本性也

仲尼問于太史大段伯常騫稀韋曰夫衛靈公飲酒湛樂不聽
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際其所以為靈公者何邪
亂而不損曰靈大段曰是因是也
疑謚之不當也
妻三人同濫而浴史鱗奉御而進所
扶翼之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為靈

在子釋意

雜篇

二十六

公也。徐韋曰：夫靈公也，死卜葬于故墓，不吉，卜葬于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馮也。托其子靈公。奪而里，曰：里所亦之。夫靈公之為靈也久矣，已前之二人何足以識之？而太史安得而蓋之？事皆前定，非人力所為。

少知問于大公，調曰：何謂丘里之言也？公論。大公調曰：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為風俗也。合異以為同，散同以為異。今指馬之百體而不得馬，而係馬于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也。喻異不見之方可，是故丘山積卑而為高，江河合水而為大，大人合併而見道。

為公同異者不合，則是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之，在天下者也。由中出者，理之在心者也。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文武大人不賜，故德備萬物殊理，道不私，故無名無名，故無為而無不為，時有終始，世有變化，禍福淳淳，流行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于此而宜，自殉殊面，殉若以我見自有所正者有所差，在此則差，于大澤百材皆度，材無棄，觀乎大山，木石同壇，此之謂丘里之言。文武下少知曰：然則謂之道足乎？大公調曰：不然，今計物之數，不止于萬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是故天地在子罕意。

雜篇

二十七

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為之。公因其大以號。而讀之則可也。曰道似亦可矣。已有之矣。但既有乃將得此。哉。道無名相安得。則若以斯辨。而論以斯。譬猶狗馬。似之而實非。其不及遠矣。相去遠矣。丘里之言。雖合并公共。但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起。中起乎。大公調曰。陰陽月相照。相蓋。互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欲惡去就。于是橋起。憑空雌雄片。判合。于是庸有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以成。此名實之可紀。精微之可志。也。隨序之相理。而不亂。橋運之相使。而相使。窮則反。終則始。此物之所有言之所盡。

知之所至。極物而已。觀道之人。不隨其所廢。終不原。所起此。議之所止。既死之後。不生之。少知曰。季真之莫為。由謂事皆不自是。接子之或使。如言事皆有一。定二家之議。孰正于其情。孰偏于其理。大公調曰。雞鳴犬吠。是人之所知。雖有大知。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又不能以意其所將為。以喻道。斯此而析之。精至于無倫。大至于不可圍。非能盡之。或之使莫之為。未免于物。止從物而終以為過。未免于道。而或使則實莫為。則虛。言或使則謂造。工物怪終日營。未足以道。而太涉于實矣。言莫為。則謂物皆有。偶然聚散。適然生。死。泛。如雲烟之在太空。太涉于虛。實相乘。有實。是物之居。應迹。無名無實。在物之虛。而不一。已。有。無。相。入。而。

雜篇

不離莫之為而為莫之可言可意言之愈既未生不可忘也
致而此理不可言也理不可觀之所能知或使之莫之
死不可祖同死非遠也觀之其往無窮吾求之末其來無
為疑之所假非有實見吾觀之本其往無窮吾求之末其來無
止無窮無止言之無也既無窮無止則亦歸于或使莫為言之
本也與物終始物相不離為則言語由此而起蓋既著道不可有
有不可無着有則道之為名所假而行立之名或使莫為在物
一曲也夫胡為于大方為道以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
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道物之極若論道物言默不足以載
不在有言又非言非默議其有極于非人常自得之耳
不在無言

沈蛟門曰此言道本無名言與不言俱無所用乃齊物論秋
水篇之說義

震川曰一言至德感人二叙道本統同三指見道息爭四指
得道避世五言學貴深造六言化先正已七言道本無分別八
論靈公末陳至言

雜篇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桀紂亡天道之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桀紂亡天道之
此如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于江黃弘死
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為碧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
愛故孝已太殷子高宗憂而魯參悲人必情之此木與木相摩則然
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絃于是乎有雷有霆水中
有火乃焚大槐垂錯者人心亦然而有甚憂兩陷而無所逃憂
甚者進退維縶不不得成安縮而不心若懸于天地之間不能
谷而無所避縶不不得成安縮而不心若懸于天地之間不能
慰也鬱也沈也暢也利害相摩生火甚多內契衆人焚和天

雜篇

雜篇

三十

月固不勝火清涼之性如月不于是乎有儂然哀微而道生理盡外物不可徇當無心以養和

莊周家貧故往貸粟于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為者邪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于枯魚之肆

任公子為大釣巨緇五十犗健牛也以為餌蹲乎會稽投于東海

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釣鎔沒而下驚揚而奮鬣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漢書晉逝河以東蒼梧已北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輕小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夫揭竿累也也也灌瀆小守鮑鮒其于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其于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于世亦遠矣

明經世宜志其大
儒以詩禮發冢大儒臚自上傳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

曰未解裾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于陵坡。生不
布施。死何含珠。者以含珠。非為接其鬢。摩一措其鬢。毛願下。儒以金椎
控其順。徐別其類。別開無傷。口中珠。徐引詩。二句。禮也。

此儒者剽竊古人以自私之喻

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于彼。修長而趨。短促
也。下末。倮背微而後耳。腦後視若營。四海若營。不知其誰氏
之子。老萊子曰。是丘也。召而來。仲尼至。曰丘去汝躬。務與汝容
知。斯為君子矣。仲尼揖而退。感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進乎。老
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驚萬世之患。驚然懷萬柳。固窶邪。

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厠足而墊。塹同之。致
黃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為用也。亦
明矣。

林西仲云。言之所該無窮。而人之所用有限。

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能人有能遊于世者。安人而不能
遊。且得遊乎。安能遊乎。夫流遁之志。決絕之行。此蓋俗者。意其
非至知厚德之任。與覆墜而不反。火馳而不顧。不執而變。雖相與為
君。臣。尊。立。名。以。時。也。不。過。易。世。而。無。以。相。賤。自。後。世。觀。之。故。曰。至
人。不。留。行。焉。不。留。其。遊。世。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且。以。豨。韋。

莊子釋意 雜篇 三十三

莊子雜意
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波尊古卑今乃俗學耳若以古聖
波但其能遊者唯至人乃能遊于世而不僻順于人而不失已
固自不同也彼之教雖承意不彼亦承其意而
彼教不學不學之教雖承意不彼亦承其意而
至人順物遊世故無入而不自得
目徹于色為明耳徹于聲為聰鼻徹于臭為齶口徹于味為甘
心徹于物為知知徹于物為德凡道不欲壅而不欲壅則更
哽而不止則珍騰相珍則衆害生物之有知者恃息氣息也
殷其不殷非天之罪夫之穿也通之日夜無降猶無人則顧塞其
竇塞以私意胞膜有重閭之空曠心有天遊人之心亦有天
無

空虛迫塞于則婦姑勃谿也相爭心無天遊則塞而六鑿相攘
六根用事大丘山之善于人也亦神者不勝往而則六鑿相攘
大根用事大丘山之善于人也亦神者不勝往而則六鑿相攘
世塵之所厭苦而然耳此所謂因境得心也為德溢乎名矜名則
名溢乎暴名表暴則謀稽乎謚謀急捷則知出乎爭相爭則柴生乎
守堅守不化則官事果乎衆宜故官事立也
怒生銚鑄于是乎始脩草木之植反生者過半而不知其然
此言物靜然可以補病神復元昔滅可以休老可以休老寧可
有自然靜然可以補病神復元昔滅可以休老可以休老寧可
以止遽也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非佚者之所未嘗過而問焉
聖人之所以駭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賢人所以駭于世異

莊子雜意

雜篇

三十四

者。聖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所以賊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小人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類及之。而演門。宋城有親死者。以善毀。爵為官師。其黨人毀而死者半。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紀他聞之。帥弟子而跋于窾水。名水諸侯。弔之。三年。申徒狄因以蹈河。此言好名之害。筌一作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兔置一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此欲學而究其意也。

此言人宜虛靜以養神不可徇名而喪已

震川曰。徇外則伐生損道。則有鈎利者。有盜儒者。去矜泯智。無為高行。貴在得意忘言也。

言十九藉外論之借人之名親父不為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

寓言

寓言十九之重言十七之危言用取日日出和以天倪寓
言十九藉外論之借人之名親父不為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
非其父者也借人之言非吾罪也人之罪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
己同則應不與己同則反同于己為是之異于己為非之
此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借重古人之辨是為者父有德之年先
矣若年而無經緯本未以期待也年者是非先也而無以
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是謂陳人不如也所危言日出
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終其言以不言則齊是惟非可齊

莊子

雜篇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未如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事于也。莊子曰。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孔子去。夫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復其自然。鳴而當律。言而當法。皆出于自心。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此以言教者。口而使人乃以心服。孔子言而不敢蓋。音立對立。定天下之定。天下不易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利義以下。莊子之理。不易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利義以下。莊子之哀樂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

此明其著書立言之意。因乎自然。雖言而實未嘗有言也。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未如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事于也。莊子曰。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孔子去。夫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復其自然。鳴而當律。言而當法。皆出于自心。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此以言教者。口而使人乃以心服。孔子言而不敢蓋。音立對立。定天下之定。天下不易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利義以下。莊子之哀樂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

莊子釋意

雜篇

三十七

乎可。可于可。惡乎不可。不可于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非危言日出。和以天倪。就其久。所然否。統而言之。則無可無不可。非危言曼衍。隨物是非。而因之。自然之天倪。孰得其久。而保身窮年哉。此明其著書放言。全身自意。之萬物皆種也。不其一種以不同形相禪。化。各相禪始。卒若環莫得其倫。誰能知是謂天均。大鈞播物。天均者。天倪也。即天理也。

鍾不洎。不及吾心悲。弟子問于仲尼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繫其罪乎？
係任以親無曰既已縣矣夫無所繫者可以有哀乎彼視
三釜三千鍾如鶴雀蚊虻相遇乎前也。喻祿之多少也
達人心無所係

顏成子將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野，二年而從，
世順三年而通，明微四年而物，無五年而來，去六年而思，八未舍神
七年而天成，自然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為一生九年而大妙不可
形容生有為死也勸公以其死也有自也而生陽也無自也而
果然乎？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知生有為以下反覆明上不知死之意生若

為而生則死也孰勸公而死者乎如以其死也。由有生而死也。
則生也何所自而生乎則無生無死矣所自死亦無所自矣若此
適也。果從無中而來乎？則無生無死矣。所自死亦無所自矣。若此
可求吾惡乎求之。其所以始終之。莫知其所以終若之何其無命也
莫知其所以始若之何其有命也。莫知天地之所由終若之何其
由始若之何其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無鬼邪。無以相應也。若
有主宰之命也。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無鬼邪。無以相應也。若
之何其有鬼邪。無以相應也。若之何其無鬼邪。無以相應也。若
所始則知其終無所終矣。知鬼神耶。知天地之始無
應不相應則知其不可執以為有無矣。
明生死本無之理

衆罔兩問于景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而今也被髮，向

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景曰叟叟也奚稍問也
汝輩何予有而不知其所以隨形而已予蜩甲也蛇蛻也似之
必問也似形而火與日吾屯也聚也陰與夜吾代也暗則隱皆本
而非也非形也而有待邪而况乎以有待者乎形更有待者是
形也彼形吾所以有待邪而况乎以有待者乎形更有待者是
形也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彼強陽動則我與之強
陽也彼強陽者又何以有問乎

此託喻以明死生之理死生之去來如景之待火日耳
陽子居名戎字子居即南之沛老聃西遊于秦邀于郊至于梁
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也陽

居不答至舍進盥漱巾櫛脫屣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
發請夫子夫子行不問是以不敢今聞矣請問其故老子曰而
唯唯盱眙傲視之狀而誰與居人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
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人執席妻執
中櫛舍者避席揚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去其夸矜故也
震川曰首叙言有三項次二段言拘係者皆無取又論功無
驟進莫執生死有無之迹末貴韜斂

衣葛縑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于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為哉悲夫子之不知予也遂不受于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乎后之為人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為未至也于是夫負妻戴携子以入于海終身不反也

犬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犬王亶父曰與人之无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

勉居矣為吾臣與為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固杖筴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于岐山之下夫犬王亶父可小能尊生矣能尊生者雖貴富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不惑哉

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與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為君也惡為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

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為君也。

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于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于天下也。身亦重于兩臂。韓之輕于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于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

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閭。宣布之。

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者謬而遣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真惡富貴也。故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為國家。其土直。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為。今且有人于此。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隋侯之重哉。

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于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飢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邪？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人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

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于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亦反屠羊。臣

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王曰：強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越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綦為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于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于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

受也。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為樞。而甕牖。二室獨以為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緹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喜。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愿。與馬之飾。憲不恐為也。

曾子居衛。緼袍無表。顏色腫。膾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

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王曰。強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越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綦為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于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于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

受也。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為樞。而甕牖。二室。獨以為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緹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慝。與馬之飾。憲不忍為也。

曾子居衛。緼袍無表。顏色腫脅。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

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屣而踵決。曳屣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

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飭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為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脩于內者。無位而不作。丘誦之久矣。今子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

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勝也。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為干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

孔子窮于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蒸藜不糝。顏色甚憊。而弦歌于室。顏回擇菜。子路于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于魯。削迹于衛。伐樹于宋。窮于商周。圍于陳蔡。殺夫子者無罪。籍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恥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

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于道之謂通。窮于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為。故內省而不窮于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于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抗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于此。則窮通為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于穎陽。而共伯得乎丘首。

齊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居
于畝，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吾
羞見之，因自投清冷之淵。
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卞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
也。湯又因瞽瞍而謀。瞽瞍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
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
桀。剋之，以讓卞隨。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為賊
也。勝桀而讓，我必以我為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
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桐水而死。湯又讓瞽瞍。

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瞽
瞍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
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况尊我乎？
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沈于廬水。
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于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
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于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
見之。與之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二人相視而
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
敬而不祈喜，其于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與政為政，樂與

莊子卷之五
治為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今周見殷之亂而遽為政。上謀而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為信。揚行以說衆。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為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至于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其于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顧高節。庾行。獨樂其志。不事于世。此二士之節也。
蘇東坡曰。讓王以下四篇。非莊子所作。蓋其枝葉太麤。忍為人所竄易。

震川曰。此篇歷引薄富貴而重生安貧賤而樂志者。

盜跖之徒。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若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羞之。丘請為先生往說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

盜跖

孔子與柳下季為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若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羞之。丘請為先生往說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

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辯。將奈之何哉。且竊之為人也。心如
涌泉。意如飄風。強足以拒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
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孔子不聽。顏回為馭。子貢為右。
往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夫山之陽。膾人所而舖之。孔子下
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入
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為人
孔丘。非邪。為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冠。帶瓦
牛之脅。多辭繆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唇鼓舌。擅生是非。以
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徼倖于封侯。

富貴者也。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所益畫。請之
臆。孔子復通曰。丘得幸于幸。願望履幕下。謁者復通。盜跖曰。使
來前。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盜跖大怒。兩展其足。案
劍。瞋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
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
見而皆說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辨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
敢。聚眾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
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十面。口有光唇。如激丹。齒如齋貝。
音中黃鍾。而名曰盜跖。丘竊為將軍恥。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

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為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為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竊大怒曰。丘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恒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說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邪。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丘告我以大城眾民。是欲規我。以利而恒民畜我也。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大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錫之地。湯武立為天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大故邪。且吾聞之。古者禽

獸多而人民少。于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卧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羣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陵弱。以眾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脩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辨。以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偽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于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為盜。丘而乃謂我為盜。子以

甘辭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受教于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身蒞于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自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于魯，削跡于衛，窮于齊，圍于陳蔡，不容身于天下。子教子路，蒞此患，上無以為身，下無以為人。子之道，豈足貴邪？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強反其情性。其行

謂賢士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一也

聽。負石自投于河，為魚鱉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期于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四者，無異于磔大流，豕擗瓢而乞者，皆離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世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沈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為天下笑，自上觀之，至于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丘之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

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于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不能。說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在之所言。皆吾之所棄也。亟去走歸。無後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詐巧虛偽。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茫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殆邪。孔子仰天而歎曰。然。

柳下季曰。殆得無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丘所謂無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編虎須。幾不免虎口哉。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為行。無行則不信。不信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于心。則夫士之為行。不可一日不為乎。滿苟得曰。無恥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恥而信。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于心。則夫士之為行。抱其天乎。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臧聚曰。汝行如桀紂。則有忤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窮為匹夫。今為宰相。曰子。

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故勢為天子
未必貴也窮為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滿苟得
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為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
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為臣田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
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情悖戰于胸中也不亦拂乎故
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為首不成者為尾子張曰子不為行既將
疏戚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為別乎滿苟
得曰堯殺長子舜流弟禹疏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殺紂貴賤
有義乎王季為適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若偽辭惡者兼愛

五紀六位將有別乎且子正為名我正為利利之實不順于
理不監于道吾日與子訟于無約曰小人殉財君子殉名其所
以變其情易其性則異矣乃至棄其所為而殉其所不為則
一也故曰無為小人反殉而天無為君子從天之理若枉若正
相而天極面觀四方與時消息若是若非執而圓機獨成而意
與道徘徊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為無赴而富無殉而
成將棄而天比于剖心子胥抉眼忠之禍也直躬證父尾生溺
死信之患也鮑子立乾申子不自理廉之害也孔子不見毋匡
子不見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為士者正

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其患也。

無足問于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興名就利者。彼富則人歸之。歸則下之。下則貴之。夫見下貴者。所以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也。今子獨無意焉。知不足邪。意知而力不能行邪。故推正不忘邪。知和曰。今夫此人。以為與已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以為夫絕俗過世之士。馬是專無主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與俗化世去至重。棄至尊。以為其所為也。此其所以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慘怛之疾。恬愉之安。不監于體。怵惕之恐。欣懽之喜。不監于心。知為為而不知所以為。是以貴為天子。富有

天下而不免于患也。無足曰。夫富之于人。無所不利。窮美究勢。至人之所不得逮。聖人之所不能及。俠人之勇力。而以為威強。秉人之知謀。以為明察。因人之德。以為賢。豈非享國而嚴若君父。且夫聲色滋味權勢之于人心。不待學而樂之。體不待象而安之。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天下雖非我孰能辭之。知和曰。知者之為。故動以百姓。不違其度。是以足而不爭。無以為故。不求不足。故求之爭。四處而不自以為貪。有餘故辭之。棄天下而不自以為廉。廉貪之寔。非以迫外也。反監之度。勢為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戲人。計其患。慮其反。

以為害于性故辭而不受也。非以要名譽也。堯舜為帝而雍非
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也。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
不以事害已。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之。
彼非以興名譽也。無尼曰。必持其名。苦體絕甘。約養以持生。則
亦久病長阨而不死者也。知和曰。平為福。有餘為害。物莫不
然。而財其甚者也。今富人耳營鐘鼓筦籥之聲。口噏于芻豢醪
醴之味。以感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佞溺于馮氣。若負重行
而上也。可謂苦矣。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靜居則溺。體澤則
馮。可謂疾矣。為欲富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舍。

可謂辱矣。財積而無用。服膺而不舍。滿心戚醮。求益而不止。可
謂憂矣。內則疑劫。請之賊。外則畏寇盜之害。內周樓疏。外不敢
獨行。可謂畏矣。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
患至。求盡性竭財。單以反一日之無故。而不可得也。故觀之名
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繚意絕體而爭此。不亦惑乎。
震川曰。此篇凡三段。皆言不矯行傷生。以求聲名富貴。有激
之談也。

夫劍之於人，其利也甚矣。然其所以利於人者，非以其鋒也，以其用也。用之於人，則人受其害；用之於物，則物受其損。故君子之於劍也，不徒視其鋒也，亦視其用也。用之於人，則人受其害；用之於物，則物受其損。故君子之於劍也，不徒視其鋒也，亦視其用也。

說劍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于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悝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說王之意，止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悝尚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

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唯劍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為劍。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瞑目而語難。王乃說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劍服。治劍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王喜劍，故以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說之，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為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令設戲，請夫子。王乃校劍士七日，死。

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舉劍于殿下，乃召莊子。王曰：臣試使士教劍。莊子曰：望之。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可。然臣有三劍，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為鋒，齊岱為鏑，晉魏為脊，周宋為鐔，韓魏為銜，包以四夷，裹以四時，統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劍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此劍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劍也。文王茫然自失，曰：諸侯之劍何如？

莊子釋意

雜篇

五十七

莊子集注
曰諸侯之劍以知勇士為鋒以清廉士為鏑以賢良士為脊以忠勝士為鐔以豪傑士為鉞此劍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和民意以安四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劍也王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于前上斬頸領下決肝肺此庶人之劍無異于鬪雞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于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為大王薄之王乃卒而上殿宰人土食王三環之莊子曰

大王安坐定氣劍事已畢奏矣于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劍士皆服斃其處也

震川曰舉大明小諷諫之例通篇一意

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求之。至于澤畔。方將杖擊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丘不肖。未知所謂。竊待于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以卒相丘也。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而起曰。丘少而脩學。以至于今。六十九歲矣。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客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以。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雖位。而

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無所陵。故田菑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妻妾不和。長少無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不清白。羣下菴急。功美不有。爵祿不持。大夫之憂也。廷無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不美。春秋後倫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殘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飭。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今子既上無君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大臣職事之官。而擅飾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恭多事乎。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摠。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

希意道言。謂之諂。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好言人之惡。謂之讒。
折交離親。謂之賊。稱譽詐偽。以敗惡人。謂之慝。不擇善否。兩容
顏。適偷拔其所欲。謂之險。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
不友。明君不臣。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以割功名。謂
之叨。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狠。
人同于己。則可。不同于己。雖善不善。謂之矜。此四患也。能去八
疵。無行四患。而始可教已。孔子愀然而歎。再拜而起曰。丘再逐
于魯。削迹于衛。伐樹于宋。圍于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離此四謗
者。何也。容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惡迹而去

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為尚遲。
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
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動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
之情。和喜怒之節。而裁于不免矣。謹脩而身。慎守其真。還以物
與人。則無所累矣。今不脩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孔子愀然
曰。請問何謂真。容曰。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
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真悲無
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內者。神動于外。是
所以貴真也。其用于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

歡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為主。飲酒以樂為主。處喪以哀為主。事親以適為主。功成之美。無一其迹矣。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問其禮矣。禮者。世俗之所為也。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于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于人。不知貴真。祿而受變于俗。故不足惜哉。子之蚤湛于偽。而晚聞大道也。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丘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不羞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于妙道。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慎勿與之。身乃無

咎。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間。顏淵還車。子路授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桴音。而後敢乘。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為役久矣。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伉禮。夫子猶存倨傲之容。今漁父杖桴逆立。而夫子曲要磬折。再拜而應。得無太甚乎。門人皆怪夫子矣。漁父何以得此乎。孔子伏軾而歎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於禮義有間矣。而樸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汝夫過長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人。不能下人。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于人也。禍莫大焉。而由

獨擅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為事
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于道，可
謂有矣。吾敢不敬乎。

震川曰：大意言不宜分外求世，惟守其真而道存矣。通篇
一段問答。

此段問答，蓋以漁父之問，而發莊子之論。漁父之問，曰：「吾聞
夫子之言，洋洋乎盈耳，而不知其義。敢問：『道將安適？』」莊子之
答，曰：「道將安適？吾將西遊。」漁父曰：「吾聞夫子之說，洋洋乎
盈耳，而不知其義。敢問：『道將安適？』」莊子之答，曰：「道將安
適？吾將西遊。」

列禦寇

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
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嘗食于十餐，漿同十家，而五餐先饋。
皆不待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為驚已？』曰：『夫內誠不解，化形
謀成，光耀乘以外鎮，服人心，使人輕乎貴老，敬已過而整其
所患，名至則夫餐人特為食羨之貨，多餘之贏，列于齒爵，而其為
利也薄，其為權也輕，而猶若是，而况于萬乘之主乎？身勞于國，
而知盡于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或作，我以功，吾是以驚。伯昏
瞀人曰：『善哉，觀乎。』內省汝處居已，人將保汝矣。人將聚而無幾

生子釋意 雜篇 六十三

何而往則戶外之履滿矣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也杖感之乎
願立有間不言而出賓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履跣而走暨乎門
曰先王既來曾不發藥乎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
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保汝也而馬用之感
豫動人出異也表異也必且有感之因人搖而本性又無謂也與
汝遊者又莫汝告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也害莫覺莫悟何相孰
也誰是不巧者勞而知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飽食而遨遊汎若
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

震川曰矜能邀世曷似無心

鄭人緩也中珍之誦習表氏名地祇三年而緩為儒河潤九里
澤及三族為儒而使其弟墨儒畢相與辨其父助翟十年而緩
自殺其父夢之曰使而子為墨者予也闔胡何嘗視其良浪冢
既為秋柏之實矣夫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
天報果報也彼故使彼緩使弟為墨夫人以已為有以異于人
以賤其親如緩之齊人之井飲者相掉也為私故曰今之世皆
緩也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自是其德者而况有道乎古者謂
之遁天之刑

震川曰儒泥分別至死不悟

聖人安其所安。安其本不安其所不安。不安其外衆人安其所不安。

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此真知而所以之天也。知而未忘知而未忘，則古之人，天而不人。

震川曰：忘言。
朱平漫學屠龍，千支離，益單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

震川曰：息巧。

聖人以必不必，不於必不然者，故無兵。不衆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

順于兵，故行有求。動有兵恃之則亡

震川曰：息爭。

小夫之知，不離芻苴竿牘，蔽精神于塞淺，而欲兼濟道物。大一

形虛若是者，迷惑于宇宙，形累不知太初。苞苴以飽遺竿牘，以

日營：不過以周旋人情，攀援結納，散一主可以包絡，道德而趨

虛無之境，下可以惠澤萬物，而為形生之主，將誰欺哉？若是者

才之彼至人者，歸精神于無始，而甘冥于無何，有之鄉，水流乎

無形，發泄乎大清，而耐眠乎無何，有之鄉，水始有始之域。

世乎太清，流乎無形，至靜之中，有動存，世乎太清，至動之無形，而

中有靜存，動靜不離其根，故靜亦靜，動亦靜，而謂之大寧。悲哉！

雜篇

六十五

乎。汝為知在毫毛。而不知大寧。悲哉乎。汝小夫之智。自謂析于知。大寧之為何物。終日膠擾紛紜。而草以死也。禮教之衰。疏而為菟苴。竿櫛而猶自託于鄒魯之微言。莊子疾之。故有此說也。

震川曰：民智。

宋人有曹高者。為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說之。益車百乘。反于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既巷。困窘織屨。槁項無黃。截耳黃者。商之所短也。一悟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繡。實痊。反天者。得車一乘。紙反。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即何得車之

多也。子行矣。

震川曰：干人卑賤。

魯哀公問于顏闔曰：吾以仲尼為貞幹國。其有瘳乎。曰：殆哉。坂乎。仲尼方且飾羽而畫。言文也。從事華辭。以支為首。繁節。恣性。執意以視也。民而不知不信。實無受乎心。用事。宰乎神。神明之中。夫何足以上民。彼宜汝與。予願與誤而可矣。此十一字中。今使民離實學偽。非所以視也。示民也。為後世慮。不若休之。難治也。施于人而不忘。非天布也。商賈不齒。不齒于人。雖以事齒之。事偶以齒神者。弗齒已。此喻營營者之不足貴也。

在子罕意。

雜篇。

刑者金木訊之。離內刑者陰陽食之。夫免乎內外之刑者，唯真人能之。

孔子曰：凡人心險于山川，難于知天。天猶有春夏秋冬，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貌厚難測，故有貌愿而益，外謹厚而有長若，不肖。內有所長而外若無，有順懷而達，外懷急而有堅而縵，外柔而有緩而鈇，內急而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死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

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

正考父一命而偃，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牆而走，孰敢不軌？孰

不令于如而夫者，一命而呂，鉅，貌，肆，再命而于，車上，儻，三命而名諸父，孰協，唐許，唐堯，賊莫大于德，有心謂之，理障而心有，睫，用上，加心及其有，睫也。而內視內視而敗矣，破屋，禦寇。

通解曰：黃蘗師云：此心明淨如虛空，無一點相，貌舉心動念，即乖法體。學道人不悟心體，便于心上生心，着相脩行，皆是。

惡法心自無心亦無心心者將心無心心却成有默契而已
絕諸思議

凶德有五中德為首何謂中德中德也者有以自好也而此其所不為者也此正爾反中德即意識也有意識則有分別
此言意識害道

窮有八極達有三必形有六府美髯長大壯麗勇敢八者俱過人也因以是窮世俗緣循不能自立偃袂起則困畏不若人三者俱通達所喜知慧外通喪勇動多怨仁義多責望達生之情者傀一達于知者肖消同能達大命者隨與化達小命者遭因遇而止郭注

所云每于上住者也

窮達無常惟達生命者乃上乘耳

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稱莊子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以織葦為業而食者其子沒于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領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言殘令無遺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為整粉矣

震川曰富利危機

或聘于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于太廟，雖欲為孤犢，其可得乎？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為棺槨，日月為連壁，星辰為珠璣，萬物為齋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為烏鳶，食在下為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

此莊子自發其達觀之至論，後人次之于篇末耳。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以不徵之，其徵也不徵。以不平平，物其平之者以不應之；物其明者，唯為之使。明者有心，神者徵之神，應也。自應非有應之者。

者能應之耳。夫明之不勝神也。夫而愚者情其所也。不亦悲乎。功外也。不亦悲乎。

此又明因物順應者，智存神之道而悲夫。世之於功者，皆莊子之言而以之終篇，以故其反復勸戒之意。

人其備乎配也。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于本
 數，係于末度，六通四辟，大小精粗，其運無乎不在。言古人不該
 今雖往而其明而在救度者。言治天下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
 不可見矣。其在于詩書禮樂者。言王道之法也。紉魯之士縉紳先生多能明
 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
 以道名分。其數散于天下，而設于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
 道之。言古人雖遠其所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
 得一察之明也。一偏也。馬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
 通，倚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編一曲之

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于天地之
 美，稱神明之容，是故內聖外王之學，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
 之人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
 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為天下
 裂。道術將分而不
 此言聖賢不興而道術不一，以見諸子之學各得其一偏而
 非古人之大備也。
 不侈于後世，不靡于萬物，靡不暉于數度。不以為以繩墨自矯，
 厲而備世之急。積有餘古之道術有在于是者。墨翟禽滑釐聞

其風而說之為之太過已之太循已止也循率也作為非樂命之
 曰節用樂節用篇墨子有非生不歌死無服墨子記愛兼利而非鬪其道
 不怒但自責也又好學而博不異欲人同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樂
 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
 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
 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
 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
 固不愛已未敗墨子道其道雖盛雖然歌而非歌當歌而非哭而
 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果與人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

蔽大若使一其行難為也恐其不可以一道
 反天下之心天下不一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于天下其
 去王也遠矣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
 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盛土而
 九雜作天下之川腓無肢脛無毛沐甚風櫛疾雨置萬國禹大
 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為衣以跂
 齋行道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
 不足為墨相里勤也墨師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若獲已
 齒二人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齋不同又自相謂別墨以

堅白同異之辨相訾。以簡偶不侔。不之辭相應。應以巨子座為
 聖人。皆願為之尸。尸祝冀得為其後世。至今不決。而相爭真贋。墨
 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
 腓。無肢脛。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世之可救。亂雖
 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食也。言趨之
 才士也夫。
 不累于俗。不飾于物。不苟于人。不忤于眾。願天下之安寧。以活
 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顯其心。古之道術。有在
 是者。宋鉞即宋榮子尹文聞其風而悅之。作為華山之冠。均上下。以自

表接萬物。以別居方宥。寬宥為始。語心之容。形容心體。命之曰
 心之行。為用。以膈也。合驩。以調海內。其所各得。請欲置之。以為主
 請置此心。見侮不辱。救民之閭。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
 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見厭
 而強見也。雖然。其為人太多。其自為太少。曰。請欲固置。請其所
 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夢子雖饑。不忘天下。日夜不
 休。曰。我必得活哉。言我自活。必圖傲乎救世之士哉。亦思傲乎當
 而為自利者。曰。君子不為苛察。寬怒。不以身假物。借人。以為無
 益于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以禁攻寢兵為外。以情欲寡淺為

內其大小精粗。雖為說其行適至是而止。過所行不
公而不黨。大公而多。易而無私。平易而決然無主。任其自流。趣
而不兩。隨物所趣。不顧于慮。不謀于知。于物無擇。與之俱往。古
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齊萬物以
為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
包之而不能辨之。天地且有不能知。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豈無
可不故曰。選則不徧。揀擇則不教。則不至。強教則拂其性。道則
無遺者矣。道則因物付物。不遺是故慎到棄知去已。而緣不得已。
冷汰于物。選不教。故得無遺。是故慎到棄知去已。而緣不得已。
以為道理。曰。知不知。強知其將薄。知而後

鄰傷之者也。將迫于知而卒。諤課不肯任。無任而笑。天下之尚
賢也。縱脫。縱放。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椎拍。斲斷。無圭與物究
轉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于世。不師知慮。不知前後。魏然。獨立而
已矣。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
轉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已
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不離于理。是以終身無譽。毀亦故曰。至
于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夫塊之無知。不失道。如此。豪
傑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
焉。徒使怪田駢亦然。學于彭蒙。得不教焉。彭蒙之師曰。古之道

莊子釋意

雜篇

七十四

人至于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風或然也寂惡可得而言其言
常反人于常人不聚觀所不為人而不免于斷斷不免于無圭其所
謂道非道而所言之避不免于非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雖然
紫乎皆嘗有聞者也亦得道之庸者
陶石簣云緣于不得已止于不知莊子所亟稱也何以非慎
子耶夫無知者性體也知性則本無知而無不知本無為而
為于所不得已而不知性者乃以無知無為之學則非生人
之行而至死人之理矣然三子之用心在內粗有所聞者也
以本為精以物為粗以有積為不足粗不當積澹然獨與神明

居古之道術有在于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
無有常有者真空主之以太一自然之宗以濡弱謙下為表以空不
毀萬物為實非頑也開尹曰在已無居至虛形物自著其理因物
而應其動若水自無心其靜若鏡雖照其應若響雖鳴菴乎若亡
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所得無未嘗先人而嘗隨人而已
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為天下谷人
皆取先已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已獨取虛無藏也
故有餘歸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緩舒而不費無為也而笑巧人
皆求福已獨曲全曰苟免于咎以深為根以約為紀曰堅則毀

生予翠意

雜篇

七十五

矣。銳則挫矣。常寬容于物，不削于人。也。刻可謂至極。閔尹老聃乎。
古之博大真人哉。其體不變化無常，其用不死與生與，視死為天地
芴同。冥無形，可見。不變化無常，可測。不死與生與，一途。死為天地
並與。而俱存。神明往與，而俱往。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
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于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
虛之說，蒐唐大之言，無端崖無窮之辭，時恣縱而不黨。不以
觴也。偏見之也。以天下為沈濁，不可與莊也。正語以卮言為曼衍，以
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也。輕忽于
萬物，不謹是非。忘是以與世俗處。其書雖瓌璋奇特而連行，亦

又音權通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詼說幻奇可觀。彼其充實不可
以已。從心胸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為友。其
于本也。德弘大而辟深闕而肆。其于宗也。天也。可謂稠稠同適而上
遂矣。雖然，其應于化而解脫于物也，其理不竭。化無窮也。其來
不蛇。言物自脫之也。芒乎昧乎。無形未之盡者。窮也。窮也
此莊子自叙其道術，人或疑其涉于自矜，以為後人所論。次
然其自得之學，非其自言，孰能知之者。且自附于諸子之後，
獨為一家，固未嘗以古人之大備自處也。
陶石簣云：芴，冥無形變化無常，則無有精粗，與以本為精。

石未嘗熱也。如火生之，至不和。山出，口應空谷，能輪不。乘地，
火熱則火不熱。自與火不相留耳。山出，口應空谷，能輪不。乘地，
則不目不見。是日必假也。指不至，心使至，不絕取也。龜長于蛇，
行矣。不方規，不可以為圓。方員規，非方員也。而鑿不圍，杓鑿之，
也。矩不方，規不可以為圓。方員規，非方員也。而鑿不圍，杓鑿之，
矣。杓特因之耳。飛鳥之景，未嘗動也。耳鳥動，鏃矢之疾，而有不行，
非鑿去圍杓也。飛鳥之景，未嘗動也。耳鳥動，鏃矢之疾，而有不行，
不止之時。勢也。書狗非木，難也。黃馬驢牛，三也。馬也。牛也。色白狗黑，
黑也。人孤駒未嘗有母，有母者謂之駒矣。無一尺之撫，日取其半，
所定也。孤駒未嘗有母，有母者謂之駒矣。無一尺之撫，日取其半，
萬世不竭。疑有疑字。辨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桓圍公
孫龍辨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
心。辨者之用也。猶談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辨，特與天下之辨。

者為怪此其抵也。大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為最賢。曰：天地其壯
乎？辨論之最壯者乎？施存雄為雄，而無術。道南方有畸人曰黃
繚，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隔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
而對，徧為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為寡，益之以怪。以
反人為實，反人而欲以勝人為名，是以與眾不適也。合弱于德，
強于物，其塗與矣。偏曲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蚤一
蚤之勞者也。其于物也，何庸也？夫克一尚，可一數，尚可耳。曰：
愈貴道而曰我能勝幾矣。能乎？惠施不能以此自寧，散于萬物
而不厭，卒以善辨為名，惜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自不得逐萬

主子澤意 雜篇 七十八

莊子齊意
物而不反。是窮響以聲。形與景競走也。不知聲之出于響影之生于形而反欲尋聲逐

景狂馳悲夫不已也

此言惠子之好辨無當于道術譚友夏以為古人悼惜死友

載之篇末若出後人何為附此也

震川曰先叙道術根原後列諸子而莊生自為一家末辨惠

子

